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參加 2012 第 11 屆太平洋藝術節活動



出國報告

日期/101 年 7 月 30 日

報告人/林副主任委員江義、鍾局長興華、洪科長玲

參加第 11 屆太平洋藝術節活動出國報告

一、時間：101 年 6 月 27 日至 7 月 16 日

二、地點：索羅門群島

三、演出行程

日期	地點	活動項目
第 1 天 6/27 (三)	台北--新加坡--布里斯本	新加坡航空 1.SQ877 桃園-新加坡 2.SQ235 新加坡-布里斯本
第 2 天 6/28 (四)	布里斯本--霍尼亞拉	DJ4169 布里斯本-霍尼亞拉 林團長與烏大使聯名邀宴總理(全體團員)
第 3 天 6/29 (五)	霍尼亞拉	展示組:場地勘查、佈展，表演組:場地勘查、排舞 陳國強爵士邀請晚宴
第 4 天 6/30 (六)	霍尼亞拉	展示組:場地勘查、佈展 • 表演組: 場地勘查、排舞 參觀中華民國駐索國農技團，由莫團長做簡報介紹
第 5 天 7/1 (日)	霍尼亞拉	上午參加大會安排基督教禮拜及歡迎式 場地：Maranata 會堂(全體團員)
第 6 天 7/2 (一)	霍尼亞拉	正式開幕典禮， 05:00-7:30 獨木舟歡迎式/港口碼頭區(全體團員)、參加團長會議 14:00-16:00 霍尼亞拉集合遊行（踩街）/港口區(表演組) 16:00 第 11 屆太平洋藝術節開幕儀式 /Lawson Tama Stadium (全體人員)
第 7 天 7/3 (二)	霍尼亞拉	台灣受邀列為觀察員身分，林團長、鍾局長參加太平洋社群組織理事會 台灣展示館開幕祈福儀式

第 8 天 7/4 (三)	霍尼亞拉	林團長受邀參加 SPC (太平洋社區組織) 部長會議 晚上 7 點, 撒給努參加文學發表演說
第 9 天 7/5 (四)	霍尼亞拉	18:00-21:00 Chairlad 主席晚會, (限女性性) * 郭佩宜老師代表參加
第 10 天 7/6 (五)	霍尼亞拉	林團長、鍾局長受邀參加索羅門群島獨立 34 週年紀念日活動(國慶日) 場地: Lawson Tama 足球場
第 11 天 7/7 (六)	霍尼亞拉	7 點 30 分, 林團長率領全體團員到世界二次大戰船沉處的海岸, 祭拜高砂義勇隊之英靈
第 12 天 7/8 (日)	霍尼亞拉	詳細行程表如原民會提供之新節目表(如附件)
第 13 天 7/9 (一)	霍尼亞拉	詳細行程表如原民會提供之新節目表(如附件)
第 14 天 7/10 (二)	霍尼亞拉	詳細行程表如原民會提供之新節目表(如附件)
第 15 天 7/11 (三)	霍尼亞拉	詳細行程表如原民會提供之新節目表(如附件)
第 16 天 7/12 (四)	霍尼亞拉	詳細行程表如原民會提供之新節目表(如附件)
第 17 天 7/13 (五)	霍尼亞拉	正式閉幕典禮
第 18 天 7/14 (六)	霍尼亞拉	自由活動(暫定)
第 19 天 7/15 (日)	霍尼亞拉	自由活動(暫定)
第 20 天 7/16 (三)	霍尼亞拉-布里斯本-新加坡	搭機回程
第 21 天 7/17 (四)	新加坡--台北	返回台北車站(東三門)

四、心得報告

從台灣出發飛行了近 11 小時後，在澳洲布里斯本往索羅門群島的維京航空飛機上往窗外看除了一望無際的藍天及海洋外，還有一坨一坨像棉花的白雲及偶爾才出現的無人珊瑚礁島，所搭乘的飛機正緩緩地朝目的地前進，從飛機往下看一個不知名的陸地上，不時地看到散落於土地各處的房子及大片的叢林時，才漸漸地意識到我們似乎已在索羅門群島土地的上空，自 6 月 27 日出發經過 14 個小時的飛行，終於到達我們的目的地－索羅門群島，飛機降落於 Honiara 機場感覺似乎是來到台灣的蘭嶼機場一樣，唯一不同處是許多膚色黝黑的民眾在航站的二樓歡迎所有來參加藝術節活動的團隊，台灣的大使館、農技團及醫療團也組隊到機場迎接我們，因為台灣與索國是邦交國所以代表團於通關時備受禮遇，且本次主辦藝術節活動之大會亦以傳統歌舞及茶點熱烈歡迎我們的到來。本次大會之贊助廠商也貼心的提供了 T 恤、手機等禮品贈送給各國代表團員，也算是一種行銷方式。

在台灣出發之前就接到消息，台灣之夜節目將安排於 6 月 28 日晚上，也就是抵達的當日，由大使館作東於 SEA KING 餐廳舉辦一場台灣之夜晚宴請台灣代表團吃飯，索國總理 Gordon D. Lilo 先生、索國各部會（含外交、文化、財政及森林）部長及本次藝術節活動大會主任委員 CHAIRLADY Doreen Kuper 女士皆到場。團員經過 10 幾個小時的航程，體力及精神皆處於最差的狀況下還要演出，可真是難為辛苦的團員們，但團員們雖帶著旅途的勞累還是做了完美的演出，帶給大家從台灣來的熱力，並獲得索國及大會的稱讚。其中排灣族少妮瑤的歌聲更獲得本次大會主任委員 CHAIRLADY Doreen Kuper 女士的讚賞，當場邀約於 7 月 6、7 兩日的 fashion show 上演出。





6月29日早上台灣代表團先到會場勘查台灣館及演出舞台周邊設施後再前往大使館參觀，烏大使熱情接待並拿出當地 solomom star 報紙對台灣團抵達之相關報導給大家，報導篇幅很大，佔了整份報紙一半以上之篇幅，顯現出索國對台灣的重視，因前一日團員們精彩的演出，大使館欲藉著台灣代表團積極推動與該國之友好關係，主動邀請代表團參加當晚由 KING SOLOMON HOTEL 老闆陳國強爵士所籌辦英國女王登基 60 週年暨伊莉莎白基金會的募款餐會並演出，陳爵士是由英國女王封爵為索國地方政要之一曾擔任觀光部長，其兒子陳學仕先生現任索國駐中華民國大使，下午則安排參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紀念碑。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紀念碑



6月30日上午參觀台灣的農技團由莫團長國中親自接待並簡報，下午參觀由台灣資助建蓋的新國會大廈，所有建材皆由台灣運送來，由工地陳主任解說接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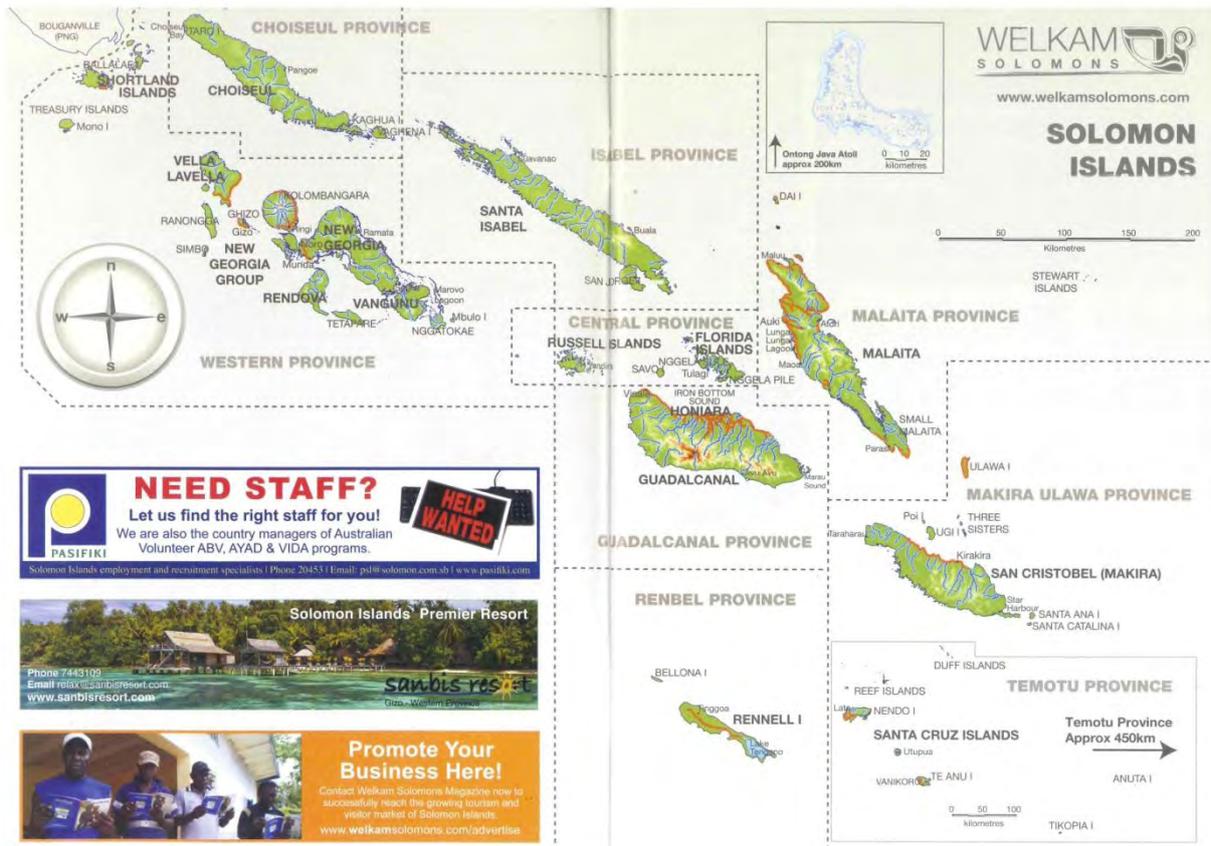


7月1日下午2點正於 Maranata 會堂參加綜合禮拜活動，這項活動大會沒規定所有國家皆需到場參加，所以有許多國家沒有來，會堂附近聚集許多人潮而會堂僅有屋頂無牆壁，也因為沒牆壁讓空氣有對流所以非常通風不會悶熱，有許多從其他省來的人在會堂旁之空地上搭起帳篷作為臨時居所，雖然空著許多座位，但是索國人民仍非常懂禮節的站在會場周圍沒有進入，郭佩宜老師¹提到：索國街上有許多在路上閒晃的民眾，但是沒有乞丐，那是因為其親屬網絡非常強，來自不同省的親人可居住於親戚家中，吃的用的皆由其親戚供應，在索國只要勤勞不會沒飯吃。

台灣團隊是第一個到場之國家，因為台灣不是 SPC（Secretariat of the Pacific Community 太平洋社區組織協會）之會員國僅為索國邀請之 special VIP，所以當團員們在與會國家的國旗進場中看到台灣國旗時，心中的那種激動及感動眼淚不由自主的流下來，轉過頭看到每位參加的團員拿著面紙及手帕擦拭著淚水，才意識到其實每個人都非常有國家意識，都很愛自己的國家。

¹長期研究索國 MALAITA 省 Langalanga 族的中研院學者。





本屆主題為「CULTURE IN HARMONY WITH NATURE -文化與自然的和諧共存」

這個主題涵括了兩個重要的名詞－「文化」與「自然」。我們相信這兩個元素是我們（太平洋地區）繼續存在和文明化的重要基石。我們的文化（Culture）依附在我們的環境（自然）下，和諧共存了數百年，直到第一艘船登上了我們的岸邊…

文化一直是與自然世界（野生的、海洋的生命/花草、和動物）緊密連結的，例如：傳統草藥、航行、工具…等等。許許多多我們的歷史和傳統，都是這個連結關係的具體特徵，以具體及抽象的形式體現在自然環境和象徵性的表現中。我們的文化表現在舞蹈和多樣的藝術形式上，生動地描繪出此重要連結的證明。

全球化的出現，轉移也摧毀了這個重要連結，導致社會和環境的反彈，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和自然災害，使得太平洋更加悲慘。這是由於我們（文化）和環境（自然）的不平衡狀態所造成的影響，因為人類對環境漠不關心的態度，可能會造成大自然的報復，這往往會是非常災難性的。



11th Festival of Pacific Arts
Solomon Islands 2012

因此，選定這個主題，以太平洋藝術節為講臺，號召太平洋的各國鄰里及世界，保護我們的環境免於全球化的摧毀，保存我們的文化價值和遺產，以連結自我的力量，更和諧地與我們的自然環境共存。

本次藝術節活動主要表演場地除藝術村及 Lawson Tama 足球場外，另安排造訪的代表團和當地表演者的演出。有四處衛星場地如下：

Malatia 省- Auki



Figure 17: Malaita girls in shellmoney costumes

Auki 是 Malatia 省的首都，位於約距 Honiara（霍尼亞拉）東北方 135 公里之處，搭飛機約 30 分鐘，搭船約 3 小時。Malatia 約有 12 萬人口，是索羅門群島最多人口的地區，也因此反應於它的人民文化與種族多樣性。該省絕大多數為美拉尼西亞人，以及少數的玻里尼西亞人分布於偏遠的島嶼如 Lord Howe 和 Sikaina。本次為藝術節的衛星地點之一。

中央省(Central Province) – Tulagi

Tulagi 是中央島嶼省份的市中心，該城鎮距離 Honiara（霍尼亞拉）約 55 公里遠，搭船約 1 小時的距離。Tulagi 是索羅門群島第一個首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遺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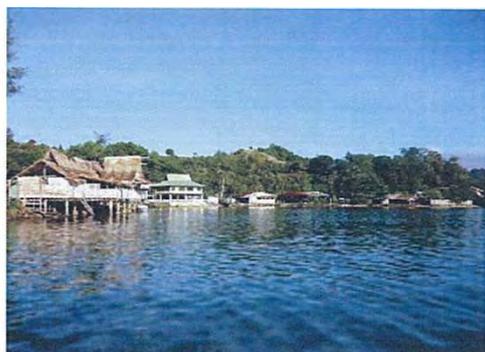


Figure 18: Tulagi



Figure 19: World War II Relic

西部省(Western Province) – Gizo

Gizo 是索羅門第三大也是距離 Honiara（霍尼亞拉）最遠的城鎮，搭乘飛機約需 2 小時方可到達。西部省份是索羅門群島的觀光據點，它有索國最美麗的景點，當中的 Marovo 湖被提名為世界遺產之一。



Figure 20: Gizo Town



Figure 21: Marovo Lagoon

瓜達爾卡納爾省 (Guadacanal Province) – Doma

Doma 是 Guadacanal 省的新城鎮，沿著 Honiara（霍尼亞拉）主要道路一路往西即可到達，距 Honiara（霍尼亞拉）約 15 公里遠，搭乘巴士僅需 15 分鐘。



7月2日凌晨3:30分起床準時於4點出發至 Abraham Eke Oval 海濱參加傳統歡迎式，我團仍為第一團到達會場的團隊，觀禮台前方沙灘上放置好幾頭豬及食物（含檳榔、甘蔗、地瓜、芋頭、樹薯、木瓜、西瓜、鳳梨等）就像在部落裡結婚時的聘禮一樣，大會體貼地發給每人一件棕櫚葉編製的草蓆(於沙灘上座用)，雨越下越大儀式從漆黑的夜到天明的藍，當天越來越亮時雨卻停止不下了，此時正是大船要靠岸的時程，船隊在屬於自己國家的船上歌頌著、舞著，索國各氏族及各國家團隊亦在岸邊唱著、舞著場面非常熱鬧，此時各國團隊情緒高昂達到最高點，大會於此時贈送各團隊禮物，當司儀叫到國家名時請各國代表上台領取，禮品是一座手捧鴿子守護神木雕象徵和平，一串象徵聘禮的貝殼幣珠串，特別的是將各國家之英文名編於貝殼幣珠串上顯見大會心思縝密連這種小細節都顧及到（這是大會的第二個細密思維處）。

南島國家以海洋為道路，船為交通工具，所以有5-6個國家(含大溪地、法屬新喀里多尼亞、萬那杜、紐西蘭、薩摩亞等)部份人是搭 VAKA²抵達索羅門，無動力的 VAKA 靠的是帆的力量來航行，船上無 GPS 定位系統需有4人輪流在甲板上觀測星星、月亮及海浪的波紋，靠的全是古老的傳承經驗，這讓人想起伊誕的爸爸許坤仲先生，他長年製作口鼻笛，伊誕請他將製作方式寫下來，但他說你只要長期跟著我，就會瞭解不用寫下來，用寫的學不到我要教的東西，指的應該就是耆老的經驗傳承有些東西就是怎麼樣也記錄不來的阿。

索國的獨木舟滑進滑出像是迎接，滑行速度非常地快，據郭佩宜老師³說：乘獨木舟是為獵首所以速度要快，根據研究早期索羅門群島島民並無獵首習慣，獵首是西班牙人來到此之後才發生的行為，現在每年都會舉辦獨木舟比賽當成娛樂。因為現在已無獵首行為所以獨木舟以載人滑進滑出來象徵其特殊的意義。



薩摩亞人於沙灘上以歌唱及舞蹈帶動氣氛

²是帆船、船之意。台北萬華之舊稱為「艋舺」就是取 VAKA 之音得來。

³長期研究索國 MALAITA 省 Labgalanga 族的中研院學者。



參加完早上的歡迎式後直接到餐廳吃早餐，團員於旅館後方的空地排練，準備下午之踩街開幕活動，各團隊於集合地點會合後依序於 3 點出發前往 Lawson Tama 足球場，團員們穿著各族群服飾以最佳狀態展現台灣多元族群的樣貌，沿路上受到當地人熱烈歡迎，各團隊依序進場我國團隊排在薩摩亞之後入場，各團隊入場後隨即進行開幕儀式，在台灣時無任何相關開幕資訊所以沒參加過相關活動的我們僅能邊看邊學，每個團隊有 10 分鐘的演出，觀看了前面幾個團隊的演出後才瞭解到要先贈禮給總督才能作節目演出，且發覺各團隊的贈禮皆不算小，而我團原僅準備情人背袋經與鍾局長商討後馬上應變提供團隊成員之自家商品當禮品贈送，另因本次我國組團人數非常少與各國代表隊不能相比，既然在人數上比不上其他國家那就要思考哪個族群的歌舞是可以馬上聚集在場眾人之目光且異於其他國家的演出效果，這時由撒給努帶領團員集思廣益在那麼短的時間內編排出 10 分鐘的演出舞碼，讓團隊在演出時受到相當高的讚賞且吸引全場目光，也讓團員得到非常大的成就感，個個情緒高亢 high 到最高點，在那麼緊急的狀態下每個人積極主動的態度帶動整團的氛圍，如撒給努所說一個人的態度是非常重要的，團員需要安排上一些服務態度、潛能開發或人格特質的訓練課程，相信團員的訓練更多元更充實，才能讓我們擁有進入國家級樂舞團隊成員的實力。





7月3日由林副主委與鍾局長代表參加理事會之會議內容包括：爭取第13屆太平洋藝術節島國或地區之報告、討論與投票；關島報告第12屆太平洋藝術節籌備情形；2010-2020區域性文化策；2010-2015文化與教育策略。出發前局長就提醒並強調步伐放慢，到達索羅門後真正體會到索羅門 TIME，不論是開會或活動時間皆慢下來，各項會議及活動時間前一日才通知，當日的會議都會順延30分至1小時時間，但是我國團隊還是秉持著準時到場不受索羅門 TIME 影響。自6月27日抵達至今（7月3日）團隊所有成員皆未取得本次活動之團員識別證，上午與教文處洪科長、高美館曾媚珍研究員、歌手少妮瑤至國家博物館、Art Gallery 參觀，結果得到還在佈展的訊息，心想在台灣絕對不會有這樣的情形發生，只好改至 Central market 逛逛，市場非常大，攤位很多從衣飾、青菜、水果、魚肉、海鮮各式東西都有，每個攤位所賣之品項單純不混雜，東西乾淨又整齊的擺放著，下午5點出發至展場辦理開幕式，展館前方放置一頭豬及農產品（是7月2日清晨歡迎式之貢品），晚上6點與郭老師、曾媚珍研究員及少妮瑤陪伴撒給努至文學與詩之發表會現場聆賞各國家之代表發表文章，場地是藝術村後方的學校禮堂，沒有牆壁的禮堂，小鳥自由地在屋頂築巢並吱吱喳喳叫著發表人不以為意毫無影響的發表文章，多麼地自在、自然阿，只有在索羅門才有喔。趁著休息時間郭老師帶著撒給努找到研討會主辦人，表達欲發表文章之機會，主辦人非常高興應允撒給努於7月4日晚上6點發表其文章。當日9點才吃晚餐，與郭老師商量幫團員上一堂相關索羅門群島之文化課程增加團員對南島族群—索羅門群島之認識。



7月4日由林副主委與鍾局長代表參加SPC(太平洋社區組織)部長會議,SPC(太平洋社區組織)部長會議,會議內容包括:自2002年以來的工作回顧與未來展望;2010-2020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推動南太平洋上的文化策略;南太平洋在人類文化資產方面之成果與未來策略;太平洋文化與教育策略2010-2015。

下午5點是我國團隊在本次藝術節活動之第一場演出,烏大使及台灣居住於本地或於此工作之同胞皆到場觀賞並給予本團最大的鼓勵,太陽尚未下山且男團員之中有一人於開幕式演出時太過賣力導致膝蓋拉傷無法上場演出,原本團員就少的情況下要如何在那麼大的舞台上達到非常棒的演出效果,再一次考驗著我團人員,經酌量後請南賢天及少妮瑤兩位老師協助於節目中作串場歌謠演出,因台灣原住民與南太平洋地區的南島族群在其衣飾及歌舞文化差異頗大,所以整個場地擠滿觀賞的人群。在走回攤位的路上遠遠地就看到大使與副主委正在等候團員們並給予非常大地讚賞,隨即團員協助攤位活動於9點吃晚餐。

6點時郭佩宜老師先行陪同撒給努至文學與詩發表會場準備,林副主委、鍾局長、曾媚珍研究員、少妮瑤、王國政副處長、廖敏、周玉玲等人則晚幾分出發前往聆賞,聆賞人數比前一天多,撒給努是第10位發表者,先請少妮瑤幫他吹奏一段鼻笛,帶著全場人士進入台灣排灣族的情境中,以中文講述部落受殖民時的記憶,逗得大家笑哈哈,再發表他的兩篇短文:給女兒的一封信及當飛機降落時,他請郭老師協助英文口譯部分,郭老師前為兒童文學撰寫者有現場口譯的經驗,所以能貼切地使用英文語彙來形容文章內容,導致會後所有與會者都跑來與撒給努打招呼,同時也讓撒給努所準備的資料不夠分送給大家。





撒給努發表的文章如下：

1. 現行教育教不出祖先要的孩子

這學期在南島所的上課對我來說那是我生命經歷看見找到更實體貼切及更自我實惠，實現這幾年自己在部落所面臨種種文化傳遞又或所謂傳統是什麼價值的一種看見想在這裡提出內外教育的拉扯及互動的關係對自身的部落文化傳統所產生的效應。

為什麼現今原住民的孩子以找不到在背後撐起民族榮耀的那個精神，轉而接受的是對部

落無任何幫助的知識，其知識的建構又無法實質的去傳遞部落文化背後細微的關係的產能，甚至更無法實惠在部落的族人身上。

過去部落的知識被傳遞是透過彼此關係的建立和親屬情感轉換為更實質的互動而被交換所得到，又所謂的老師不只是如現代的分工制度那樣，我教好我的書就好了，其它不關我事，老師所傳授的東西對原住民本身的母體文化無直接實質或能實惠給部落的，但在過去老師的義意就如同是自己的父母，是有責任和義務關係的，孩子的被教導是期待他的所學是可以幫助部落，去提供自己的技術和能力，讓彼此是建立在互助相依存的確立關係裡，教導着和被教導着如同復制在復制的關係，透過生活的經驗傳遞自我族群文化和傳統知識的被延續，但現在我們很難在原住民的部落看到這樣的傳授體系。

就我的部落來說所為的教育概念就是人的概念，母語的說法為「拾麻那，打草草巫」意思為，你是要成為怎麼樣的人，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是等待和期待的，之後你是什麼樣的人是要被部落公開或公認，你成為的樣子是我們群體或部落空間透過儀式或非儀式的認定。

現今原住民部落的孩子在主流的社會必須被迫接受跟自己無關或可能帶來自己文化或認同上的被取代，被取而代之的代價有時是自我的矮化，又或像另優勢文化靠攏及利己的排他效應，透過教育去取的社會的地位但對部落來說，公務員，老師它不是「技術」也不是「能力」它無法回饋給部落的人什麼實質的實惠。但在過去所為的部落的教育是要讓你成為「人」你可能是獵人或會蓋房子的人，你是會雕刻的人打石扳的人會做刀做槍的人，而這些能力最後都會回到部落集體，部落其本身回應的就是去學你可以被用的知識相對的我也可以被你利用，部落的老人常對我們小孩子說要做有用的人其語言的背後就是在部落教育思維的最初。所謂部落教育最後的供識就是要我們能分享互助共融，我們是生命共同相互依存群體。

其實在部落，部落要的不是在多幾個大學生或博士又或公務員，就是部落說的「你們這些知識份子」。當我們去接受教育從接觸的開始所受的東西跟部落文化傳統所期待的沒有任何的關係，更甚至相反持否定有時題出的東西你很難接受那是我們原本知識體系裡原本就沒有的東西確要硬套出以為合乎的邏輯去論述跟本不是本身結構裡的東西。

我生活的那個世界在別人的眼中它很渺小，但它卻是撐起這個世界最早文化發起文明的原頭，短短的幾百年台灣的原住民在演化的過程由過去所為的原始進入文明，未開化到跟上時代，1895年台灣在時代背景的轉移下開始進入被殖民的時代，當時的殖民國很難想像台灣的原住民還有出草，裹首的習慣，這樣的習慣和行為對當時的殖民政府來說是不可思議到無法去想像的一件事情。

在荷，清據的時代，我們的稱呼介於動物與人被當做生番，而當我們接受當時所謂的進步和改變時，我們的稱呼就叫做熟蕃，我們沒有能力去阻止我們被強勢的一在被改變，我們只有接受還是接受。

幾百年來屬與我們自己的政體被瓦解，原有內部結構被解構或被取代轉換。我們有時莫名的不知為何我們的被改變，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我們這個台灣古老的民族的身上以充斥著太多改變我們太多的因素和可能，外來宗教的進入，政黨派係的分歧，貨幣及資本主義和中國人其優越的沙文主義在在的讓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被強迫的遠離我們原有的價值和核心，至今的我們以無法回溯最原來我們思想和靈魂。

這樣的問題從我對自己的文化有著很強的認知開始我就一直在想為什麼現在的部落很難在

像過去有著向心力和核心價值，又為什麼原來就那麼好的文化要被放置在一旁或有意或無意的遺忘及漠視，我的心想著我們不是原住民嗎，我的族群教排灣族，假始這些構成我們是誰的原素都不見了，我們又如何的去告訴別人或它族證明我們存在其有利或有效的證據呢。

從小我就看著在部落的所謂的知識份子及我們所認為的精英份子，帶著傳遞國家或他以為那是很好的訊息，想法，作為進到部落，然而這些漸接式國家透過學校教育的方式讓這些部落所為的知識及精英份子到學校受教育而脫離自己原有的知識體系。

文化再製理論的意涵

統治階級如何微妙地運作「象徵暴力」以維持社會階級的區分，傳遞與再製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與物質結構。Bourdieu 的論點在提醒教育學者應該體驗擁有不同 habitus 的學生在文化資本的獲取上，受制於象徵暴力的影響，會由文化再製的現象導致階級的再製。

每個時代的主導文化總是圍繞在統治階級的文上，而這些主導性質的文化會保障其文化再製機制的順利運行，使統治者的地位更趨於穩定。

部落不在的在依靠或去倚靠更大的政體下轉而接受這些帶著權力和又所謂的讀過書的人，然而這些人是最沒有部落的意識和觀點，他們為了要跟大社會的人競爭，他們很早就離開了部落到外面讀書，他們學會的是都不是我們的東西，但有一天這些東西卻被帶到部落繼續的在被復制及殖化，我們已經分不清楚我們為何會有可貴文化是因我們有著自己知識體系去傳承或被傳承的方式或方法決非是到學校讀書受教育去聽別人的東西我就可以是我想像的族群。

小時後我的祖父常說，不要相信信他們那些自以為讀過書的人說的話，那些不是我們的語言，我們的想法，我們不會有那種作為，那個是「百浪」…漢人的想法。我們是我們之後在六零年代的前後期的那一批青年人正是另一個時期的交替，父母親的觀念的以被為有受教育去學校的才是對或這樣才有希望的迷失和信仰，部落以無任何的抵抗能力去抵制我們可不可以受不受教育的權力，如同

「為了使學校教會工作維持其正統性，學校事務傾向例行化與儀式化，於是必須製造一個能夠合法操弄它的行動主體，教師就是個操弄主體」。

公務員最好，這也是所有父母親的想要和對孩子的繼託，你問他們，他們的回答都是很好，國家會養你，別人會看得起你，這樣就是對嗎，它一直在我心裡矛盾著，我們被教育只是去學會別人的優越，我們只是一媚的以為確不知我們正被朔化成跟漢人一樣確也永遠沒有辦法跟他們一樣的一樣，就如學校教育再製社會不平等所引述得其中一段文…

(白人的下午茶文化，黑人即使進得了那空間也無法優雅自在，又言之，倘若一個黑人可以成為下午茶的專門者，也是從白人對下午茶的設定框架中產出，複製式的文化霸權)

我們將這一套的方式複製式的文化霸權又複製在自己的族群上顯現自己的優越。部落的老人家常常這樣說，這群讀過書的人怎麼讀書讀道回來跟我們老人家說我們說的都是不對，學校不是這樣說的，我們不如去說…同意

學校教育再製社會不平等

「被支配階級得自家庭中的語言、文化能力、思考模式以及所展現的另一個不同氣質與品味，在支配階級的文化專斷之下，其價值和地位皆被貶低」。

我們自己看不起自己的文化而自我矮化更甚至到否認。

上老師的課其實給我很大的衝擊和找到我一直在找的論點，我現在更相信我童年的生活，部落老人所給我的一切，我很慶幸沒有受到學校制度很大的影響，逃課考最後一名，被老師討厭，為什麼別人都可以那麼會讀書，我很自卑自己的不會讀書，被老師說你怎麼會那麼笨被乳罵沒有用，但屬與我是誰的那份養份確慢慢的扎實深根在我的心那是沒有人可以從我身上拿走或否定其價值的，童年很會讀書的同學，一直都很會讀，有些讀到工程師或當老師及設計師，以社會的現實似乎他們過的很好，但他們將永遠回不到原來就是他們的自己，我才知道多年後在我身上過去所孕育累積的生命開始暴發。

原來過去在我身上所被傳承的正是我認同自己文化自信的源頭，那是不會輕易被改變的更是自我認知價值的核心。

我必須再這裡提出我個人的經驗及對自我文化或教育另一個觀點及省思…

如果我們要受教育，我們不是一昧的追求所為的體制教育模式，我們是不是，更讓本我的母體文化加深有了母體很強的認同和自信時。當我們再去追求另一個知識層時我們才不會是否定自己的東西或是將自己隱藏起來。

當我們的孩子都還不知到自己的時後我們其實我們以知道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樣子和被決定。

我們的孩子就只是原住民的外體，官方在血源上的只認定，身份證上蓋有原住民的字樣，其他的思想，行為，態度，靈魂都已不是了，我不如說這個國家大機器用教育無意識得改變我們同化我們再無意識的狀態下偷走了我們的靈魂，相信再未來幾年我們會有一個專屬與我們的教育方式，我們的孩子就可以有自己的靈魂去撐起我們是誰的榮耀。

學期的課結束對我來說那是更真的被看見，為什麼我們的孩子會不在相信原本的知識體系，當自己的困惑是在課堂上被討論時我可以想象，為何現在所謂的原住民知識份子和精英會有那麼大差異及觀點和認知上的不同。原因我們在被迫教育的時後也相對的支持了教育暴力在學校的被象徵，更傳遞與再製符合統治階級利益的意識型態與物質結構，我們的孩子更在受教育時無意識的傳遞國家所為的霸權。回到部落更自以為的批判部落所有的種種，某程度的產生鬥爭竟也打破了原有的部落的制度及階級，約束我們的規範和道德也無法在產生莫大的效應，部落原有制度不在是族人所追崇正因教育系統假中立之名，壟斷合法象徵暴力的實施，而這些主導性質的文化會保障其文化再製機制的順利運行，使統治者的地位更趨於穩定。

教育似乎就是一種“觀念”式的置入性行銷。讓我們徹底沒有自己，說穿了，教育其實就是一種認知的改變。

2.我的女兒，三個的妳們，老大的雲、老二的晴、老三的嵐

妳們三個擁有著完全不同的性情，母親在妳們出生的那一刻，堅持要用自然名來取「名」，妳們就是屬於自然的一部份。

妳們母親問我，為什麼不直接取原住民的名字？

我的回答是，我的女兒是不是原住民，不是因為她有著原住民的姓氏，而是她所散發出來的特質和氣質，就是原住民。

妳們的樣子會不會是原住民，那是我們做父母要認真努力去實踐、提供、引領的生活方式，如果光有原住民的名字，光有身分，卻非是原住民的樣子，那又有何意義？

我們的不一樣，對未來的世界有多麼重要，我們的想法、看法、觀點、行為，如果都一樣了，就

無法突顯我們存在的價值。

女兒們，不要輕易地去放棄、遺忘自己真正是誰。因為那是一種價值，
當我們越堅持越努力去相信，未來我們繼續的「被存在」，將是這個世界的遺產，將為台灣這個
島留下了美麗的資產，也是我留給妳們的財產。

最後，這個世界會美麗，是因為我們的堅持和熱情，而非妳的聰明才智，
又有時候，愛比信念更偉大，用更寬廣的心去看這個世界，妳會發現「我是原住民」是多麼地被
榮耀！

孩子們，讓這個世界去知道、去理解，我們本是那自然的一部份，大聲勇敢的說出：「我是原住
民」。

我們的家族是善獵的氏族，我們已沒有害怕和恐懼的理由，
因為這一切，將是未來妳們所追尋，是身為原住民不可被取代的精神。
愛妳們的父親

3.飛機降落 那一刻

我知道我們呼吸著同樣的空氣，那是甜甜的
風的涼意吹來是我們的被在乎，那是善良的
我喜歡你們赤腳走路的樣子 那是文明人沒有的。
因為他們聽不到土地的心跳
我喜歡你們的眼神寧視的樣子 那是文明人失去的。
因為他們感受不到真正的人是什麼
你們的笑好美 如同清晨的微風 讓人沒有距離
你們的打招呼 是那麼的親切 讓人有種力量
這裡沒有紅綠燈你們確有著高度文明想要的秩序
這裡沒有高樓大廈你們的視線是寬大而平視再呼
這裡沒有斑馬線行人想過馬路就過馬路這才是自由
這裡沒有文明社會才會有的伸手再路上行乞的乞丐
哪是夢 …我問自己
我閉著雙眼想著
曾今，那是久遠 我們再一起過 我們看著一樣得太陽
曾今，就在過去 我們互搭著肩 抬頭望著一樣的月亮

你問我

我們天空的星星有多少

我會告訴你

我們看見是一樣的

你們的熱情 讓我看見你們對人的真實和內在的寬度

這裡土地的熱情 壤我感受 這塊土地對人善良誠實的接納

那是夢…我問自己

不… 這是真的
我知道我們曾在一起過
看著一樣的海
唱著一樣的歌
我們是兄弟
我們是姐妹
我們是家人
沒有任何的任何可以阻止我想跟你們在一起
看見你們真好
讓我跟你們在一起
我愛的家人在南太平洋的島嶼上
這個夢是真的
你們如同我愛的會一直在我的記憶裡 永遠是拿不掉的
我知道我們的距離很遙遠
如果我想你們的時候
我知道有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 想念

SAKINU

7月5日再一次到國家博物館及 ART Gallery 參觀，博物館仍佈展中但 ART Gallery 預定於下午 5 點開幕，於是參觀廣場前從索國各省來的工藝展售市集區，手工藝品有木雕、貝殼飾品、編織袋、染布、藤編等非常多樣每種都是真正的手作物，據當地人說人力、時間及材料都是自己控制不需成本所以賣價非常地便宜。本團有 9 人隨顧問賴坤成先生搭船前往 Fiorida（佛羅里達群島）參觀，根據撒給努敘述：那邊也是一個衛星表演地點跟部落連結在一起感覺更為真實更棒，部落的人和善熱情，並徵得當地人的同意建議局長在時間許可的情況下，讓團員至該區域交流演出，但經報告副主委後以外島較不安全為由婉拒，機會難得深覺可惜阿。團員每日下午時間派 4 名人員配合展館以各種形式帶動現場買氣並行銷台灣，晚上 4 名團員隨鍾局長出席索國文化部長於 Kitano Mendana Hotel 之晚宴邀約，晚宴中鍾局長由撒給努陪同主動與各國代表致意建立良好之互動關係。也邀請帛琉文化部長 Tina 參加我團 7/6 日於農技團舉辦之餐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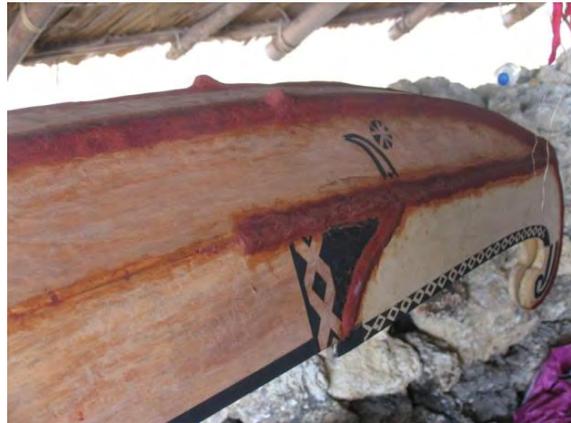
7月6日林副主委與鍾局長代表參加索國第34週年獨立紀念日（國慶日活動）中午參加國慶日午宴，由於少妮瑤老師的歌聲備受大會肯定，於是大會邀請她於7月6、7兩日之 Fashion show 活動上演唱歌謠，旅行社商請農技團協助料理晚上的全豬大餐食材，除了邀請帛琉文化部長 Tina 及農技團成員共享晚餐外，我們還邀請了本次非常幫助我國團隊的醫療團、台商及法屬新喀里多尼亞堤堡文化中心館長一同參加，團員們非常高興可以到農技團因為可以使用 wifi 傳送訊息。





7月7日上午6:30分出發前往高砂義勇軍沈船之海灘處舉行祭拜儀式，在場每位成員一一以自己的方式、語言祭拜祖先亡魂，儀式完成後回到飯店接獲總督將預定於上午10點到展館參觀，團員們於9:30出發前往展館等待總督的到來，等待期間耳聞劉老師說 MAKIRA 省的族人今天要施作拼板舟縫隙的黏著劑讓他拍攝，所以跟著老師至展館現場，族人們陸續將所準備好果實置於地上開始剝皮、於貝殼上研磨出粉紅色之黏稠物就是填縫劑，據當地族人說此黏稠物抹上去後要經過三天的時間來陰乾再上色，上色時需再加入粉紅色填縫劑及黑碳能讓顏色附著不易掉色，船身材料需為50年生之木材因部落裡無港口停靠船隻所以拼板舟是使用非常輕的木材來製作，而現場的這艘船一位女孩就可以將它抬起來。





從台灣來到索羅門一趟那麼遙遠的航程如果僅活動於飯店與展場間，沒有到部落參觀那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在郭老師的建議下，下午 2 點帶團員到本島的另一個衛星表演場地 Doma 參觀，場地就在海邊，座在樹下吹著涼爽舒服的海風真幸福，正巧遇到吉里巴斯及關島在該處演出，也幸運地遇到該區域會說中文的導覽人員帶著我們進入會所參觀，會所是大家庭所居住，廚房不在室內而是另外建於屋外，在 Doma 的示範屋是由追求 MOLO 運動回歸原始生活、崇尚自然的部落來此展示，郭老師用 PIJIN（洋涇濱語）⁴與耆老交談並解說讓我們瞭解，同時也協助翻譯我們所提出之問題。



⁴ 索羅門群島除英語外之第二通用語言。



7月8日從今天開始陸續有團隊成員結束行程回台灣，下午先到配合本次活動的另一個農特產品展售區參觀，區內有各式機器、種苗展售、生態維護等，當然我國農技團也有攤位，下午再一次到 Doma 參觀因為是假日的關係人潮比前一日多，仔細地欣賞著沿路上的老樹很多，月桃、林投、棕櫚樹別於台灣長得特別地高大，索國為低度開發國家沒什麼工廠，所以我想其土地應該很肥沃才會讓樹木長得高大又壯，4:30 分時回到國家博物館與團員會合觀賞巴布亞新幾內亞 The Wave of Fire Theatre 節目演出，因為 7 月 11 日的演出場地為博物館戶外廣場所以先行勘查演出場地以利節目編排。再一次到 ART Gallery 及 HERITAGE PARK HOTEL 觀看停於港口的 VAKA，透過近距離的觀賞才將 VAKA 給看清楚，那麼小的船艙裡有那麼多人乘坐，對那些航海的人真是由衷地佩服。

在索國除了都市較多為國有土地外，其他地區、鄉間的土地及海灘皆為氏族或個人所有，比台灣政府還懂得尊重原住民的傳統領域權。



7月9日巫文隆⁵老師帶了樹皮與敲擊器回到展場，另經由他的說明才瞭解 SHELL MONEY（貝殼幣）的名稱。



敲擊器是就地取材以貝殼、木棍及藤綁起來製成



所羅門群島的 Langalanga 人聚居於 MALAITA 島西岸礁湖內的人造島嶼及沿岸，擅於航海，且在造船工藝上頗有成就，主要生計為種植地瓜和捕魚，現金收入非常仰賴製作並販賣貝珠錢（bata, shell money），在索羅門群島不同地區有不同的傳統貨幣，如 New Georgia Islands 使用的貝環（Einzig）以及 Santa Cruz 以鳥羽編成的紅羽毛錢（red-feather money）等。然在西方貨幣引入後，多數傳統貨幣漸凋零，目前仍廣為使用的地方貨幣僅剩 Langalanga 人製作的貝珠錢。

貝珠錢具有儀式重要性，也有市場價值。Langalanga 人雖不直接宣稱製作貝珠錢的獨佔權，但廣泛流傳他族人欲模仿製作，而橫遭厄運死亡的案例。他們認為這項技藝—包括製作的知識、材料的取得與運用、和實際製作的過程—蘊含了祖先靈力，因此必須是與群體有一定社會連結的人，才有資格製作。其他擅自仿製，或弄錯編串模式者，會受到祖靈的懲罰。此外，在貝珠錢貿易上小小致富的當地商人被期待要回饋地方，若只圖私人利益而不懂得分享，也會遭受厄運。這是因為知識和技藝並非個人所有，而為氏族或社群共享有；其根源是祖靈賦予的能力，也因此必須回饋力量的來源，利益均霑。



⁵ 巫文隆老師為中研院專門研究貝類老師。

製作貝珠錢的貝殼名稱



照片最上方白色為大毛蚶（又稱血蚶，BLOOD SHELL）

中間黑色為牛角蛤

最下方紅色為猩猩海菊蛤(稱 ROSE SHELL)，不易取得為最貴的貝殼幣



烏尾蛤（外部，用火燒後呈現橘色）



烏尾蛤（內部，用火燒後呈現橘色）



有白蝶貝（稱為 GOLDEN PEARL）、黑蝶貝（稱為 BLACK PEARL）兩種，製作成鈕扣狀



街道上所販賣之貝殼珠串飾品樣式非常多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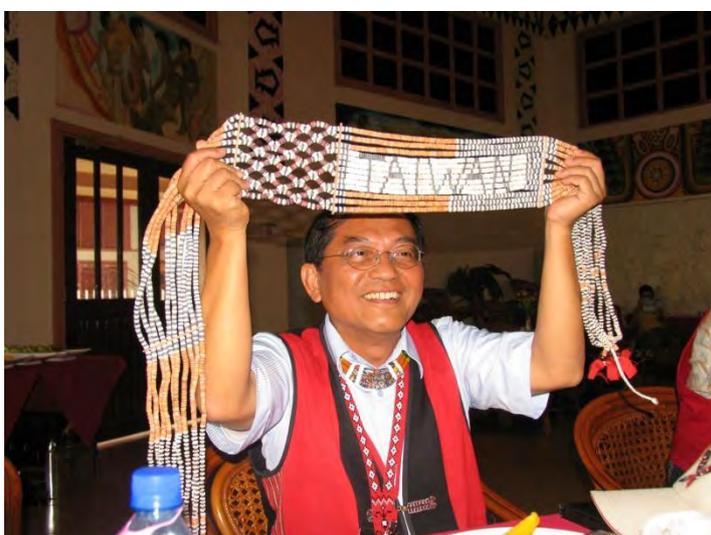
貝珠錢的製作十分耗費人力和時間，首先需潛水從海底撈幾種特殊的貝殼，將其敲打成適當的小塊，磨平表面，在中間鑽上小孔，串起來後再磨平邊緣，使成相同大小，最後依不同樣式將各種顏色的貝珠串起來。除潛水及最後的磨平步驟為男性領域外，其餘均為女性的工作。



貝珠錢的形式甚多，最常見的是 tafuliae（十條一串約 6-7 英尺長，有特殊串珠模式最為通行）、wai luma（類似 tafuliae 但更長，中間串珠方式不同）、galia（約手肘長，白色未磨平的貝珠串僅限 Langalanga 區使用，十串綁在一起稱為 isa galia）與 safi（褐色小貝珠串成約六英尺左右）。

貝珠錢的用途甚多，包括交易的中介、聘金、賠償、土地轉手、裝飾品等，其中作為聘禮是貝珠錢最主要的用途。一般聘金所需由新郎的父母向親戚募集，贈與女方的父母，後者再依照過去此家庭募集聘金時親人貢獻的多寡等因素進行再分配。

Langalanga 結婚時男方會特別獻上最華麗、長度最長的貝珠錢 wai luma 給新娘的母親，感謝她對新娘多年來的辛勤照顧，而女方父母則贈送一條貝殼錢或一套貝珠製成的服飾讓新娘穿戴到夫家。



此外，貝殼錢也用為賠償，如兩人打架或嚴重爭吵一般會互贈一小串 galia 來和解，tafuliae 則是為最高級的賠償，其末端綁上紅色的布條象徵「血」，意謂這項交換的意義「償還了血」，藉此雙方重修舊好不再尋仇報復。

7月10日早上就開始下雨，6：45分出發前往博物館開閉幕式會議，會議上提到閉幕流程規劃及各團隊離開索國時間、人數及海關通關問題等，請各團隊代表填妥資料完成以利索國辦理團隊快速通關手續。另因下雨而取消原規劃每日下午協助展場的活動，團員仍依每日排定行程於早上先排練舞碼然後儲備精力準備晚上之演出，舞台地板為夾板施作團員擔心因下雨濕滑而無法演出，幸好在演出前2個小時已停止下雨，且地板已乾但仍造成團員腳底刮傷。





7月11日上午11點出發至博物館前廣場準備下午13點之演出，因場地為沙地不容易跳所以節目演出以泰雅族為主，團員因沙地而脫鞋演出導致腳底因摩擦熱沙地受傷且腳陷於沙地中跳不起來，僅跳3支舞即結束演出但仍獲得全場掌聲。



晚上總督邀請晚宴於 5 點至 7 點舉行，通知於早上才送到展場，恰巧與關島晚宴時間同時舉辦，與團員商議分成 2 組參加。由廖敏與阿瑪亞參加總督晚宴，而周玉玲則帶 2 位團員參加關島晚宴，關島為 2016 年之主辦國所以邀請晚上參加於 Iron Bottom Sound Hotel 舉辦之晚宴，索國總理、各部會部長、大會主席及各國家代表皆到場參加，帶團員與會並請 2 位團員穿著族服到場，引起不少國家爭相拍照更讓團員有機會參與及學習推展國際外交的機會。



南太平洋地區遷徙路線圖



7 月 12 日原訂下午 2 點請中研院郭佩宜老師協助上索羅門村文化介紹之課程，但因下雨將地點改於國家博物館，博物館展示分為 2 部份，一為考古學展示，一為民族學展示。

據郭老師說：南島民族遷徙不是只有一次，分爲 2 次，從巴布亞新幾內亞開始往東遷移，遷徙不是單向有時也會有迴流，就像台灣的蘭嶼與菲律賓的巴丹島情況相同（巴丹島人認同蘭嶼爲原鄉）。

根據學者 Peter Bellwood 的說法，太平洋族群遷徙可追溯到六萬年前史前人類穿越印尼東部的海道趨前澳洲；而大約在 3500 年至 4000 年前，位於所羅門群島 (Solomon Islands) 外側，具有航海技術的南島民族進入大洋洲的浩瀚大洋。因此可證明在歐洲人未進行冒險活動時，大洋洲便已有眾多的原住民居住於此。

在這些群島中，考古學家發現了裝飾著印紋的喇匹塔(Lapita)陶器的分布，透過喇匹塔(Lapita)陶器紋飾、年代的判別，了解到喇匹塔(Lapita)陶器的傳布途徑。南島民族可能爲了貿易關係橫渡海洋，等待每年季節風向的改變，將喇匹塔(Lapita)相關貿易品，駛向東邊的各島嶼，包括所羅門群島、薩摩亞和東加等，南島人利用季風改變的策略，提供他們安全的防範功能，假若他們沒有找到海島時，他們可以藉由東風返回自己的家園。

由考古證據所建構出來的喇匹塔文化叢(Lapita Cultural Complex)，出現在西起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萬那杜群島(Vanuatu Islands)、新喀里多尼亞(New Caledonia)，東抵斐濟(Fiji)、東加(Tonga)及薩摩亞(Samoa)這廣大空間中的各個島嶼，時間從最早的距今三千六百年前一直延續到兩千五百年前左右。這個文化的物質文化特色是以帶有梳點壓印紋的 Lapita 陶器爲主、同時也具備一系列的石器和貝器、貝類裝飾和具交換價值的物品。據推論當時的生活型態應當大半是屬於一種適應海洋而發展的經濟型態，同時極有可能也包含以農業爲基礎的生活方式。

Lapita 陶器大多是使用當地所產的陶土，再添加海沙、河沙或磨碎的貝等含鈣質微粒的摻和料揉成陶胚，繼而以片狀陶土相連後，再用敲打棒與圓卵石夾擊器壁的方式製成器形。趁陶土半乾時以工具在陶器表面施加梳點壓印紋、刻劃紋、壓印紋或是附加堆紋等，最後再以露天低溫燒成。依據現今的考古資料，因爲巴布亞新幾內亞俾斯麥群島、索羅門群島北部地區雖有萬餘年人類居住的歷史，卻從無陶器在任何早於距今 3500 年的遺址出土，且喇匹塔陶器製作及裝飾手法都與同一時期的東南亞陶器傳統類似，太平洋考古學者一般認爲喇匹塔陶器是由有悠久製陶傳統的南島語族群體由島嶼東南亞地區引入此一地區的。然而最早期的 Lapita 陶器又帶有島嶼東南亞地區從未見過、實用性不高且繁複精細的臉面裝飾紋路，與東南亞同時期所流行的陶器裝飾紋路大爲不同，因而太平洋考古學者也認爲這反映出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融合。喇匹塔文化叢在往後的百年間流傳到向無人居的索羅門群島南部、萬那杜群島、新喀里多尼亞、斐濟、東加，及薩摩亞島群，代表了南島語族向外拓展的歷史，奠定了往後整個大洋洲的物質文化傳統。



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出土帶有繁複臉面裝飾母題的喇匹塔(Lapita)陶器手繪圖





南島民族的遷徙給索羅門群島帶來雞、狗、豬三種牲畜，在索羅門群島居住著波里尼西亞、密克羅尼西亞、美拉尼西亞等三種人種，因為是海島國家所以考古的保存不是很好，早期各族群間愛好和平並無獵首行爲，自西班牙人來到索國之後西部省才有獵首之情形發生。

各部族是以祖先崇拜爲主但也有拜鯊魚、章魚、魴魚、海豚，靠山邊的則拜老鷹或蟒蛇，所以在雕塑品上皆可看到這些動物圖像，與祖先崇拜有關的各種事務皆以男性爲主，祭師通常都是由男性擔任。

索羅門群島各省的傳統住屋，皆爲就地取材且運用不同棕櫚樹之樹種作爲主要施作建材且以大自然中之素材固定，看不到鐵釘、鐵絲，據說保證 20 年不漏水。





以上為運用各種植物（如棕櫚樹葉、月桃、香蕉絲、藤、竹等）所編織成之器物或建屋材料。



索羅門群島常見雕塑品的材料有木、石兩種，更分為仿古及精緻等工法，手感相當細緻，在藝術村裡常見到守護神之雕塑品，似乎是除了貝殼錢之外的另一項創意產業。



ART Gallery
各國藝術作品展



NATIONAL MUSEUM AUDITORIUM
各國紀錄片或影片皆可報名參加於該處
播放



乘 VAKA 來的國家於 7 月 12 日下午起程返航回到各自國家，據說大溪地就需 2 個星期之久的航程。

7 月 13 日下午開始下雨，但 Lawson Tama 足球場已佈置完成，2 點已是團隊開始集合的時間仍在下雨，我隊的聯絡官與大會聯絡場地是否更改，最後得到先搭車至會場在車上等待大會決定，原僅 5 分鐘車程因塞車開了近 30 分，雨已沒有下了但場地因雨泥民眾已開始進場，各團隊也陸續抵達會場直接到集合地點準備出發，民眾熱情地在夾道兩旁歡迎。閉幕式中有大會贈禮及回禮的準備，因日前已請示本會購買回禮之金額且依指示購買贈禮，但觀察其他國家的回禮有以歌謠吟唱歌頌也有整台卡車的木雕形式非常多樣，而我們所準備的真是小巫見大巫阿，索國贈送給各國團隊 10 組草編袋（含馬克杯、浴巾、帽子等）及一箱魚罐頭，有些國家還特別地以歌舞表達感謝之意。











7月14日上午去市場的路上遇到在此地工作的2位東排灣族人，中午吃東南亞地區傳統麵食拉撒麵，下午旅行社安排至棕櫚樹種植區、紅灘及ST. JOSEPHS高中參觀，學校本身就是二次大戰時的美軍醫院，附近處處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遺址。





棕櫚及可可是索國二大出口經濟作物





「紅灘」是二次大戰時美日軍血染沙灘成紅色而得名，還有許多軍艦的遺骸。

7月15日參加太平洋藝術節活動所有演出活動皆已完成，由旅行社安排與農技團及醫療團一起去海邊烤肉，也放鬆一下心情。





團員把即將退伍的莊醫師丟到海水裡，表示祝賀。



本局團員們集資購買台灣商品送給本次大會派給台灣代表團的 5 位聯絡官，由周玉玲代表贈送。

我國大使館烏元彥大使及大會主席親自至機場送機（機場貴賓室）



媒體報導



五、結語

在索羅門短短 18 天的日子裡，讓人忘了時間、忘了工作，得以盡情享受優閒的自由，回想起飛機剛到達時在機場二樓曬著太陽歡迎我們親切、可愛的島民；將自己販賣的東西清洗得非常乾淨並整齊擺置的市場人們；隨意走在路上跟我們打招呼的街民；早上演奏著省歌升著省旗的人；在飯店及餐廳整理房間、服務我們的人員，他們讓我們產生疼惜與驕傲，這個國家人民帶給我們大家的感動就如同撒給努所說：當我離開的時候我會一種方式看見你，那就是想念。想念沒穿鞋親吻土地的人，想念沒有紅綠燈的自由，更想念索國人民的眼眸笑容，感謝這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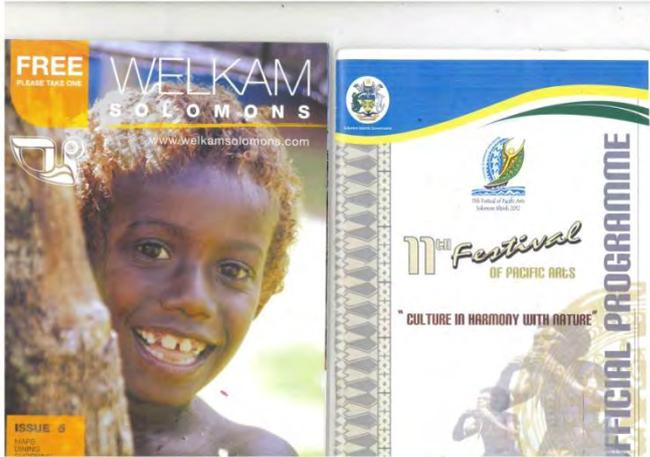
子裡幫助過我們的人。

六、檢討與建議

1. 建議本會文化園區管理局爾後為團隊排定原住民各族群文化、潛能及人格特質開發系列課程，建立團員自信心及團隊向心力，培養團員敏銳的觀察力並開發其臨場應變能力。
2. 未來有機會再參加相關藝術節活動時，需建立團員是文化推廣大使而不是表演者之認知。
3. 這次活動之電話公司贊助廠商於機場就贈送給所有團隊每人一支手機，除解決團隊間聯繫問題也為電話公司行銷互創雙贏，爾後在國內如有辦理相同之文化活動可比照辦理，給予所有團隊最大的便利。
4. 索羅門群島本次運用整合各部落資源，參考以棕櫚樹為建材，搭建極具特色之地方文化建築，呼應了本次大會「文化與自然的和諧共存」的主題。反觀台灣到處都是帳篷、塑膠使用雖便利但不是自然的素材，這是我們需再考量學習之處。
5. 從索國的 SOLOMON TIME，試著調整自己以緩慢的角度來看待其他的南島國家學習其悠閒自在的態度。
6. 本次團員因藝術節活動才能到索國參訪且難得有長期研究該地區的學者參與，理應安排團員至該學者所研究之島嶼部落參觀且深入瞭解該地區之人文風貌，但因大使館考量安全問題禁止本國團隊參觀其他外島活動行程，似乎有點太過緊張及浪費一趟那麼遠的行程。
7. 建議本會爾後參與國際活動需先行瞭解活動贈、回禮之禮節，另針對將贈與禮品地區民眾之生活所需調查清楚再擇定欲購買之禮品。
8. 本會應切實掌握參加活動之文件處理進度，以避免與本次相同問題產生（如參加活動已開幕 5-6 天了我團尚未取得識別證件及大會手冊資料問題）。
9. 本次藝術節活動期間除太平洋藝術村及索羅門村兩個主要場地外，還另有藝術、影像、工藝、文學、音樂、食物烹煮、fashion show 及研討會等不同的展示場分散於 Honiara 區域。建議爾後有機會參加相同之活動時，可多參與報名送件每一單項並增加組團人數，以行銷推廣台灣原住民之藝術文化發展現況，增進台灣原住民與其他南島族群國家之藝術文化交流與接軌。
10. 台灣的展場及展示品是本次所有參加國家中最精緻、佈置最用心，且與其他南島國家的展示非常不同，幾乎每個國家的攤位都有其特殊工藝的示範演出（如：紋身、版畫、印染、雕刻、編織、造船、貝殼錢製作等），但本次台灣展館以販賣精品為主，每日於現場安排三場活動（含試吃、手搖式充電手電筒贈送），行銷手法異於其他國家產生極大的差異性，場場皆吸引眾多的民眾參與。
11. 台灣團隊在本次藝術節活動上不論在舞蹈、服飾、展館陳列甚至展品皆與其他國家不相同，在本次參加的國家中台灣看起來似乎是站在領先的位置但是仍比不上歐美國家，索羅門的島民可以如此簡單卻又實在地活在當下，所以

對南太平洋島嶼國家我們應該用真實的熱情來對待。

七、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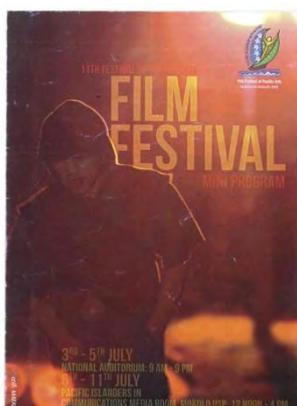
旅遊介紹書及藝術節大會手冊



藝術節識別證，後方清楚標示著各顏色之類別



本次大會贈送所有團員之 nokia 手機



影像展及索羅門手工藝簡介 DM